花言啸语

永恒的叛逆女儿

两则新闻和文琪有关，一个是她登上《时尚COSMO》十一月新刊 ，由此凑齐了五大女刊封面履历，并成为登上过五大女刊封面的艺人中最年轻的一位。另一个新闻是，她和宋佳主演的电影《我们仅有一次的人生》（原名《余烬》）正式定档11月7日，这样的阵容让人非常期待，已经有人认为，明年的各大电影奖项，应该会给这部电影多一点关注。

其实不止最近，整个2026年，和文琪有关的消息接连不断。之前官宣定档的陈凯歌电影《少年时代》，一直没上映，但也因此不断有消息出现，文琪在其中的戏份很让人猜想。紧接着是四月上映的杨荔娜导演的电影《我，许可》，秦海璐和文琪搭档，扮演一对母女。然后是六月份的严艺之导演的电影《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》，文琪和王源搭档。九月份上映的则是刘潇阳导演的《燃烧吧！爸爸》，倪虹洁和文琪搭档，扮演母女。即将上映的是《一觉醒来》，文琪和邬君梅搭档，还有传说中的《游过海岸一百米》，章子怡担任导演和主演，文琪要和章子怡搭戏。

列在即将上映名单里的，还有陈可辛导演的《明天，会更好》，周迅和文琪搭档扮演母女，还有王学博导演的《一帆风顺》，成龙导演的《森林礼物》，以及电视剧《新神雕侠侣》，文琪在剧中扮演郭襄，以及电视剧《逆光而行》，文琪和赵今麦搭戏。未来两年，可能还会有文琪担任制片人的《爱是最无用的东西》，等等。总之，很多演员都说自己没戏演的2026年，文琪却有点忙不过来了，在大小银幕上看到她的频率也格外高。

这些电影，都不是悄无声息上映，上映后也没有水花的那种，《我，许可》和《燃烧吧！爸爸》都曾引起很大争议，《爱是最无用的东西》还没上映，就已经引发各种讨论。与此同时，她本人在一些公开场合的发言，也屡次刺到观众，比如“我喜欢的电影和公司都去拍中女了，羡慕中女，祝福中女”，“从我演员的视角来看，一个年轻的女演员演主角，几乎就等于没有票房”，又被认为是急于代表年轻女演员说话。

但是，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她在23岁的年纪，已经和中国最好的中年女演员统统合作过一遍，从章子怡、周迅、秦海璐到邬君梅、倪虹洁，还有之前的惠英红（《血观音》）、刘敏涛（《生活家》）、奚美娟（《妈妈！》），她未必是觉得年轻女演员不能抗票房，而是对不同年龄段的女演员的号召力积累、职场地位有些观察，有些心得。更有意思的是，她在和中年女演员配合的作品里，通常扮演她们的女儿，不论是从角色设定，还是职业环境上来说，都有一种经验传递、职业接力的感觉。

她为什么会被锁定在“轻度叛逆的女儿”这个角色上，其实是个很值得探讨的话题，可能因为她的形象，英气又深邃，某些时候又有点雌雄莫辨，说话做事，又是一种很有自己主见的风范，但她的这种笃定、自主，似乎又不是向外的，不是面对整个世界的，不是具有攻击性的，而是向内的，是面对家庭、面对女性、面对血缘关系的。她在那些故事里，不论是和她的“母亲”们，还是和女性同伴们，都是一种互相启迪、互相证明，又互相扶持的关系。她似乎在演“女性”，似乎又在演她性格里血液里“男性”的一面，她是一个永恒的少年，只不过，在这个故事里，她恰好是女性。

比如我刚刚看过的《燃烧吧！爸爸》，这部电影由张笑影编剧，故事里用了她很多真实的经历和感受，剧本写出来之后，在2024年的first电影节的创投单元拿到三个大奖，随机得到徐峥的支持，最终顺利完成，并入围上海电影节主竞赛单元。整个故事在上海拍摄，大量使用上海话，许多上海的知名演员在其中客串，包括邵峰、周野芒和徐峥。虽然核心故事就是一场葬礼，写的也是如何面对死亡，如何和亲人告别，但却用了黑色幽默的方法来展现这个过程，并不让人觉得压抑。

尤其其中的母女关系，更是别具一格，倪虹洁扮演的是一个既不能被一心想当小说家的丈夫理解，又无法和女儿沟通的母亲，她虽然罩着整个家，却有话没处说，在这种措置之中，她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感，渐渐成了一个非常抓马的人，但最终，亲情大过一切，在送走去世丈夫的同时，她也和女儿有了新的发现。整个故事一气呵成，文琪和倪虹洁扮演的角色既有爱意，又互相揶揄，一种真实自然，又温情脉脉的母女关系，渐渐散发出芬芳。

那种时候，你会希望，她继续少年下去，继续扮演那个永恒的叛逆女儿，直到有一天，她在不知不觉中，成为故事里永恒的母亲。

作家

钱眼识人

谢霆锋，焦虑炼成味

终于有一个顶流明星大大方方，罕见坦然地揭开了一个时代的“通感”：如何普遍、公平地成为安置在一代人身体系统里的“情绪密码”。无意中看到46岁的谢霆锋在美食竞演节目《一饭封神2》中面对一个被赛程、赛制“逼”得快要坚持不下去，慌乱情绪外溢的年轻厨师，没有一本正经地说正确，鼓励的话，而是突然表达起自己，他告诉对方，也告诉全网粉丝，这个连鬓角都修整得清爽利落，吃到美味多吃几勺忍不住偷偷浅笑的大明星，其实是一个容易焦虑、内耗的人。“我为什么好好的在唱歌，我要去学拍电影，我要学去拍打戏，打戏不够，我要作曲编曲，我要这个那个，然后我要做生意。”最后他做成了业内有名，并且承接不少知名华语电影幕后制作的特效公司PO朝霆，他也成为内娱最有名的“厨子”，成为“锋味”品牌的主理人，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为贯穿《一饭封神2》两季的评委。

最让人动容的是，他说焦虑不仅仅只是一种拉平身份差距的话术，而是他一针见血地讲出了“焦虑”的中性价值，就是它作为一种天然的情绪，本身是具有工具性的，对于创作者而言，它是过程中无法消除的，正视它的人是可以将“焦虑”转化成创作的动力，他说“99.99999%最经典的歌曲都是在伤痛写出来的，我相信很多的菜品也是”，在不压垮身体的前提下，焦虑成为生命能量有所求的状态。

在所有关于谢霆锋的记忆中，我个人最难忘的一幕是，2011年他身穿白色西服登上中国香港金像奖领奖台，凭《线人》拿下影帝奖杯，这一身造型是他特意挑选的，因为他的父亲谢贤留给观众焊死的形象就是它，谢霆锋很想告诉当时已经半隐退的父亲，我做到了。谢霆锋对于艺人的定义与边界与已故父亲谢贤有划时代的区别。在他眼中，生前谢贤这一代明星享受过城市的飞速发展，鲜花着锦是常态，但对于脚下的物质暗涌却缺乏警觉，“父辈很多做艺人的，大起大落，红的时候赚了很多钱，也花得快，没有理财的意识，不红的时候就会很艰难，不少人都忍受不了寂寞。”一次采访中，谢霆锋有些唏嘘地讲到，谢贤生前跟他说，“自己没钱又没有用，活着干什么”，按照谢霆锋的描述，这样的话每天都要说好几遍。我相信这也不完全是老人自怨自艾的牢骚。它或许恰恰是焦虑无法突围后的沉疴着色。谢霆锋近身看到了它，并且适时采取了行动，完成了漂亮的突围。

“焦虑”是一道锋味，谢霆锋开始学做菜，热爱做菜，固然是因为自己的成长和职业经历，但把“锋味”做成品牌，做成IP，则更来源于一个香港人的生意本能，如果可以，多一门技能、营生傍身，说不定也是做艺人接通告，增加观众缘的好机会。谢霆锋对“锋味”这个IP的理解并非是教人花钱买食材，讲吃讲喝，作为综艺节目它是与圈中好友交流共振的话题，而作为线下品牌，则是通过餐饮去吸引年轻人好感度，流量的引擎。这就像谢霆锋做特效公司，最初是因为自己的MV《玉蝴蝶》交给外包，效果不满意，然后就投入资金自己做工作室，一开始低调运营，后来这家公司竟然被收录到香港科技大学MBA商业案例，成为华语明星创业中少有顶尖的案例。所有这些都是一个有忧患意识的成熟男人，在不确定的时代中接纳焦虑之后，长期主义的行动。回到开头，令人服气的是，谢霆锋对一个年轻厨师袒露自己的焦虑，不自觉中，被讲述的焦虑又成为他与年轻受众更有温度，更坚韧的链接。

媒体人

情人看剑

从变色龙到英雄

潘斌龙不是没演过主角，因为贴有喜剧标签，演过的也就是舒适区内的角色，不过在近日上线的电影《杯雪·一战成名》里，他终于饰演了一个平凡人，在一场庙堂与江湖的纷争当中，最后反客为主成为大英雄。这部电影讲的就是正邪之战，朝廷鹰犬头目由安志杰饰演，话说在很多影迷心中他是一位生不逢时的动作演员，担得起美强惨三个字。潘斌龙与安志杰，早被人说一看就知非池中物，却仍在池中，那池清水也在岁月消磨中渐成泥浆，他们还能飞升得起来么，二人的较量又会给这个新的武侠故事带来什么火花，倒是电影予人的第一悬念。

“百无一用是书生”，在影片中多次提及，故事背景与电影《满江红》相仿，南宋乱世，秦桧专权，忠奸之争蔓延至江湖草莽，潘斌龙饰演的下等文官沈放，手无寸铁，不会飞檐走壁，时时惶恐不安，哭哭啼啼，但到底还是以孱弱之躯投身于江湖当中，以己为饵，搅动风云，在电影里拥有从弱鸡到英雄的一条成长线。一开始你未必知道他是忠是奸，小眼神飘忽不定，内里藏有一百个心眼子，他比反派还要像反派，又自带一种亲切的猥琐，顽皮的良善，再看那边厢安志杰英气逼人，如同一只高洁的白鹤，对比出了小人物的卑微，当然也是为彰显其灵魂之伟岸埋下伏笔。

潘斌龙这次也像是在用演一个疯子的逻辑去演，如同福柯1961年在广播电台访谈里说的，“也许人们不能确切地说哈姆雷特是在装疯，他既是疯人又是疯癫的假装者。”这个沈放就有这么一股邪乎劲，起先是被奸恶与杀戮吓坏了，待到哭完了消停了，唯有伪装才能继续存活，存活还不够，还要雪恨，这愈发需要他在战场上成为一只变色龙。他的恐惧、狂狷、算计、深情，看去都假惺惺的，这其中很有一种难以言说的微妙，比如他对女主角荆三娘的感情，明明有十分，只能演到六分，还有三分是敬畏与怯懦，一分是理性克制，到最后才知，没演出的这四分可能也是伪装，这底下又藏有多少孤寂，多少无力的宿命感，让人唏嘘。

电影又有些迷影文化的性质，《新龙门客栈》《潜伏》《剑雨》《功夫》《一代宗师》，乃至古龙小说的影子时时在片中闪现，也可说是对传统武侠的一次致敬。不过更大的意义，全在影片后半段闪回的那幕重场戏里彰显：少年剑客与文人沈放，一人拿剑杀敌，一人拿笔题诗，其时漫天大雪，院内杀气冲天，一柄长剑，青衫溅血，一支巨笔，挥毫泼墨，二人舞之蹈之，近乎癫狂，儒家传统所言“文死谏，武死战”有了视听语境里的极致诠释，可说是在中国武侠电影里留下了特别一笔。如你所见，所谓家国大义，所谓匹夫有责，文人的笔锋与武者的剑刃，最终合而为一，书生遂成英雄。这样来看，电影是把侠义精神一分为二，文人傲骨与武者热血从来是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彼此交汇，成为激荡全篇的浩大漩流。至于安志杰，人设就是高冷帅酷，身手依然矫健，他人在那里就足够了，可惜未有发挥的空间。网络电影多是螺蛳壳里做道场，一山难容二虎，并不是武侠片衰微了，而是舞台缩小了，有沈放与少年杀敌那一幕，已经足矣。

媒体人

早闻狄声

相逢不必曾相识

尽管没有请到外界呼声极高的几对“最佳损友”，《后会友期》依然引发关注。节目邀请了四组曾经关系密切却最终走散的“旧友”，邀请他们踏上一段18天高原之行，试图由此解开误会，重新认识彼此。

嘉宾很有代表性：马天宇与张萌因戏结缘，却因为一句超越边界的气话再不联系；厉娜与许飞陷入背刺心结，公开反目；王子璇和文吉儿，为无法成为彼此友情里的“唯一”而渐行渐远；青稚与白小纯则从少年挚友变为竞争对手，相见亦是陌路。四种不同的友谊模式，交织着误会与怨恨，再见面除了尴尬就是狠话，连寒暄都像在互相试探。

站在第三方的视角，几组人的怨怒似乎都可以理解：你坚持“为我好”，我要求有边界；你怨恨背叛，我有口难辩；你追求友谊有“入室抢劫般”的浓烈，我后知后觉发现“我不是唯一”；你找寻重来的机会，我坚持“恨比爱长久”。友情的散场，除却惊心动魄的重击，原来也有许多说不清道不明的磨损。水滴穿石，不知不觉中的错位，才让人在回望时格外心惊。

这种心境，对大众而言并不陌生。谁不曾在发现被屏蔽了社交权限后淡淡错愕，又有谁没试过“验证是否还是微信好友”的小诀窍——向对方发起一笔转账，随后便知真假。
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外界关心的或许不只是节目里那些友情公案的真相，而是他们在这段破裂的关系中折射出的、现代人共同的情感困局。比如《后会友期》最先出圈的片段之一，是马天宇说自己没有幸福感，没有欲望，甚至连密友都没有，只能在低谷的时候和AI对话。他说容易陷入虚无的状态，却也很快抽离出来，“想到有家人要照顾，他们需要我”。他上节目最大的困惑，在于被旧友邀约、被念念不忘——我何德何能，为什么非我不可？

寥寥数语，道出了太多人的生活共性。深夜打开手机想要找人倾诉，却最终选择了AI；收到断联旧友执着的问候，更多的是退缩：平凡如我，付出情感可能更加孤独，不如不开始。屏幕内外，相隔千里的人们在同一份孤独里，认出了彼此。

这大概就是真人秀的意义，节目不负责为谁道歉，也不承诺让谁和解。它只是设置了一个相对封闭的安全空间，让荧屏里的人不得不面对彼此、面对自己，不自觉剖析那些深藏于内心的思绪，然后观众在屏幕外完成自己的情感对照。

有意思的是，不仅踏上旅程的四对“旧友”自带标签，观察室里的嘉宾也是各有故事，无怪开播后网友调侃，“想请却不敢请的都进了观察室”。但公道地讲，观察类真人秀哪有什么“不敢请”，无非是用性价比更高、执行力更强的方式四两拨千斤。欲语还休之间，你赚了通告费我博了高关注，才是双赢。

至于观众，只是在别人的散场里，确认了一件事：我们都曾孤独，都曾错过，都曾被生活推着走向各自的岔路口。后会有期，固然美好，却实在奢侈。

媒体人

地址：威海路755号 邮编：200041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—0070 广告热线：22895373 印刷：上海报业集团印务中心 零售价：1.50元